

中华始皇



以翔实的史料，全面解读真实的嬴政
并吞战国，海内为一

本书将为广大读者重
阐释帝王的是非

现历史的风云际会，再现一个历史上真真切切、鲜活生动的嬴政。
功过，为读者呈现一幅壮美的传奇画卷。

冷雪峰◎编著



嬴政

线装书局

中华始皇

以翔实的史料，全面解读真实的嬴政
并吞战国，海内为一



冷雪峰◎编著

嬴政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始皇——嬴政 / 冷雪峰编著. — 北京 : 线装书局, 2013. 11

(细说历代帝王)

ISBN 978-7-5120-1117-5

I. ①中… II. ①冷…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3308 号

中华始皇——嬴政

编 著: 冷雪峰

责任编辑: 张媛媛 孙嘉镇

排 版: 腾飞文化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100009)

电 话: 010-64045283 64041012

网 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0

印 张: 48

字 数: 6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0

定 价: 48.00 元

目录

Mu lu



第一章	出生于异国人质家庭	1
第二章	吕不韦的君主谋划	19
第三章	平定上党建立三权分立	65
第四章	铲除异己初露峥嵘	106
第五章	横扫六国一统天下	139
第六章	百代秦事文治武功	210
第七章	寻仙问道求长生不死	253
第八章	大兴土木焚书坑儒	301
第九章	千古一帝遗诏而崩	338
第十章	大秦帝国暴政而亡	409

第一章

出生于异国人质家庭

第一章

出生于异国人质家庭



说到秦始皇，总是要提到另外一个人，一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最成功的大商人，这个人就是大名赫赫的吕不韦。

吕不韦天才地策划了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有创意的商业计划，并获得了完全的成功，经营的项目竟然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大秦帝国”。

秦始皇是秦庄襄王的儿子。秦庄襄王原名异人，是秦昭王的孙子、秦孝文王的儿子。他当初作为秦国的质子，被送往赵国当人质。一个无足轻重、本来是毫无希望登上秦国王位的质子，在吕不韦的天才经营下，竟然变成了王位的继承人，最终登上王位。

公元前 259 年正月，远方传来阵阵清脆的儿啼，这哭声流经影子老人的耳畔又荡漾于浩渺太空，与霏霏皑雪相融，天地一片静美。影子老人抚捋花白长须，仰天长叹，也许他感觉到了某种神灵的启迪。

凝思，长久地凝思，然后解下行囊，疾笔书道：“……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

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尤其是在异国他乡充做人质的秦王子嬴子楚之家，其滋味倒颇值咀嚼，因为在我们这个大男人至上的传统国度里，有了儿子，就等于有了生命的延续，有了兑现理想的希冀，有了通向未来的锁钥。起码说，它可以唤起理想之梦的热望与摆脱困境的信念。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刻，兴奋得足以让嬴子楚忘却所有烦恼。以前，他“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饱尝寄人篱下的白眼。如今他似乎可以堂堂正正地做男子汉，不必再相伴青灯排遣人生苦涩感伤，不必再从那些怀有敌意的赵国人眼前丧家犬般地走过。好像他落难悲苦的光阴即将流逝，一颗璀璨的星辰划破夜幕，绽放耀眼光彩。生命变得厚实，心灵糅进活力。



又传出一阵轻盈的啼声，惊扰了正憧憬未来的赢子楚。我想他一定会忍不住去瞥一眼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儿子。儿子确实可爱。圆润的脸蛋，炯炯有神的眼睛，特别是向外四溢着股股逼人的英气，与貌似平常的父亲截然不同。

儿子的身边是母亲赵姬，一位才貌出众能歌善舞的艺妓。她看上去太水性杨花，一双撩人的双眸常使男人们驻足品赏，甚至使他们溢出一缕贪婪的淫光。但赵姬毕竟是温柔可爱的妻子，一句体贴入耳的娇嗔，一曲娓娓动人的弦歌，曾多少次使心灰意懒的秦王子从怅惘的泥潭中拔出，又扬起自信的风帆。

温柔的女人再加上可爱的儿子，落难王子那茕茕孑立的生活顿时五彩斑斓。这时，如果他再想起那位经常到这里走动的濮阳大商贾吕不韦，会打心眼里升起一股奔放的热流。真该特别感谢吕不韦呀，是他允诺要竭力帮助赢子楚摆脱目前的困境，当然还有那个远在千里之外秦国国君的宝座。

难道说，历代历朝君主的龙种都是真的吗？

也许他会傻笑起来。

初降人世的儿子再次发声啼哭，他第一次睁眼，就对怀抱自己的父亲锲下问号。为什么这个男人不关心饥肠辘辘的他而一个劲儿地傻笑呢？

是的，新生的儿子应该起个名。公子赢子楚虽出身于显贵家族，但遗憾的是，他却是一位文盲或半文盲。用他自己的话说：“少弃捐外，尝无师傅教学”，其实谁敢保证这话一定真实呢？因为就在两年后返回秦国，当安国君命令他读书学业时，他竟说出“不习于诵”的话。

既然父亲胸无丝毫点墨，秦始皇的本名也就无法和后来的才子们那些雅致的名号相比，就像农夫野汉给他们下辈起名，简略平直，俗不可耐。儿子是正月里出生的，那就叫“政”吧，至于姓，他本应该姓赢——那是当年舜帝赐封的姓，高贵而典雅。然而或许是身处异域，为谄媚赵国的缘故，所以赢姓改称赵姓。好在赢、赵两氏有过同宗共祖的血亲，无损先祖列宗的体面。再至于后来大史家班彪口口声声“吕政”，则纯粹处于一时的泄愤，嘲弄、揶揄自不待言。

现在，公子赢子楚可以轻松惬意地透过窗棂去观望外面的冰雪世界了。银装素裹的离宫别苑，被积雪压弯的枝头依然吐露的腊梅花，袅袅炊烟和步履匆匆的人流，邯郸是那样的恬静与清寂，清寂得使赢子楚不由地又思念起咸阳，思念起先祖、父辈乃至社稷，可是真沉醉于中，他又会淡隐出一种失落孤寂的感觉，戚戚然几乎泪飞作雨。

在大风雪笼罩的北门正街上，一辆单马拖着的安车，顶着风艰难地前行。拖车的是一匹老瘦的五花马，浑身冒着热汗，偶尔仰首长嘶，吐出一团团白气。



驾车的是一个不到三十岁的精壮汉子，身穿一件黑色老羊皮袍，头脸都紧密包着，只露出一对眼睛，他不断挥动鞭子，大声吆喝着马，颇有驾着驷马高车的架势。

窄小的车厢里，端坐着这位在赵国当人质的秦国王孙赢子楚，他虽然今年只有二十出头，但英俊的脸上却布满了饱经风尘的人才有的那股厌倦和憔悴，他正陷入沉思。

他在想着今晚赴宴，却送不起贵重礼物，会被各国同样在赵国当质子的王孙公子所取笑。

今晚是赵国大富商吕不韦的生日，他广撒请帖，所请的客人包括赵国政要、学者名流、富商巨绅，此外还有各国的外交使节。当然各国质子是外交使节中最主要最尊贵的客人。

表面上，各国在结盟时，为了表示推心置腹，互派质子，地位非常尊荣。实际上，质子就是人质，国与国之间一旦翻脸，质子是首先遭殃的对象。何况是各国之间，翻脸和翻书一样，今天才歃血为盟，说不定明天就已兵临城下。

尤其赵国一向为抗秦联盟合纵之约的约长，他在这里作质子，等于是随时有把刀架在脖子上，两国一旦有风吹草动，首先用来开刀祭旗，或者沦为阶下囚的，就会是他这个质子。

在有些国家当质子情况并不坏，特别是强国为了示好怀柔，派在弱国的质子。弱国的国君要巴结他，将他待为上宾，全国上下臣民对他似乎也怀着感恩的心情，所到处，他遇到的都是一些友善热情的面孔。

秦国是强国，而且是现存燕、赵、韩、魏、齐、楚、秦七国中最强的国家，但由于近年来六国联合的结果，他每到一个国家，看到的都是充满悲愤的脸孔。很多人见他来，更是老远就躲开，连同样在赵当质子的其他国家的王孙公子，对他也都是内心疑惧，外表冷漠，如今赵秦数十万大军在长期对峙，战争一触即发，他这个质子更是难当。

他在这里没有朋友，虽然他是强国派来的质子。

另外，他比哪个在赵国的质子都穷，就是别人不排斥他，他也无法参加他们之间的交际活动。

本来，各国国君对派在各国的质子，部分是为了要面子，部分是为了对他内心的歉意，在经济供应上是尽量优厚的，当质子的人可说都有花不完的钱。

但他不一样，第一，他是王孙，不是公子，他祖父秦昭王在位，父亲安国君只是太子，这中间隔了一层，他祖父根本想不起他这个人。第二，安国君的姬妾一大堆，儿女更是成群，他亲生母亲夏姬甚不得宠，经年都见不到安国君一面，所以他



不受喜爱，祖父和父亲心中压根就没有他这个人。

上轻下慢，连带主事的臣子也看不起他，应有的公费都一拖再拖，很少按时送到，更别说用来结交应酬的额外花费了。

因此，他在这里是孤单寂寞的，不但没有知己之交，连酒肉朋友也没有一个。

吕不韦宏伟的巨宅，占了几乎半条东正街，庭院星罗棋布，亭台楼榭争奇斗巧，僮仆婢女有数百人之多。

在嬴子楚车子抵达时，门前早已挤满了车马，人声沸腾，有如闹市，忙碌的人们进进出出，和周围的寒冷死寂相比，形成另一个世界。

整个大宅院到处张灯结彩，进门处更是搭了一座数丈高的大牌楼，显得气势雄伟。

嬴子楚下了车，早有迎宾上来接待，得知是秦国王孙后，赶快带向大厅。

丝竹乐队吹弹出悠扬的迎宾曲，吕不韦也亲自到大厅门前迎接。吕不韦不断上下打量着嬴子楚，眼中露出异彩。迎着吕不韦逼视的目光，嬴子楚不自禁地想起身上的狐裘早已显得陈旧，忍不住低了低头。

他也打量了一下吕不韦。今天是他三十五岁的寿辰，但似乎是因保养得法，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白里透红的脸，带着几分俊秀，虽然留着三绺青须，但还看得出年轻时是个美男子。

他身穿一件白狐裘袍，头戴黑色貂皮暖帽，飘逸潇洒，犹如玉树临风，与嬴子楚想象中的大腹贾形象，一点都沾不上边，他不像商人，反而像一介儒生。

嬴子楚要行礼拜寿，吕不韦连忙阻止，口里连声说道：

“小人贱辰，本不敢劳动世子，只是想借此机会瞻仰一下世子玉颜，并欢聚一下，里面请！”

吕不韦将他引进一间精致的小客厅，只见厅内设有八个席位，分成东西向，中间没有主位，这是吕不韦表示不敢僭越，因为这处小厅的客人包括赵国太子和其他六国质子，他只能末位相陪。

小客厅和外面大客厅相连，不过要登阶而上，而将前面的锦绣帷幕一拉，则完全隔绝。

小厅布置精巧，周围都是各种姿态的玉石美女雕像，手中执着小儿手臂粗的蜡烛，将室内照亮得和白昼一样，四壁都嵌着多宝格，上面各式各样的珍奇珠宝，在烛光下晶莹夺目，闪闪发亮。

数千人的宴会，处理得井井有条，嬴子楚看了，不觉暗暗在心中佩服，吕不韦不但有经商才能，在御众上，更显出超人的本领。



吕不韦在门客的护卫下，先到各设筵处，敬了一杯酒，接受了无数恭贺欢呼，接着又到大厅内一一敬酒，接受寒暄道贺。这时他已饮下数十杯酒，可是脸色反而由红转青，一根由眉心直通额上发际、平时看不太出的青筋，此时微微凸起，不断跳动。

最后他独自回到小客厅，要两名俏丽婢女将帷幕拉上，厚厚的锦绣帷幕缓缓向中间闭合，将外面的嘈杂和歌舞丝竹乐声全关在帷幕外。

赢子楚和其他公子不自觉地视线都射向帷幕外，似乎有点可惜看不到大厅内的精彩节目。

“各位公子，”吕不韦笑着说道，“外面的粗俗音乐，庸脂俗粉，不配各位欣赏，为了表示对各位公子的敬意，不韦将把最好的呈献出来。”

果然，八个席位，分由十六名绝色美女侍候，斟酒布菜，剔刺去骨，莫不伺候周到，体贴入微。更难得的是，十六名美女高矮纤肥相似，看得出是精挑细选出来的。面目虽相异，但各有各的特色和个性美，审美再强的人也难分出高低。

赢子楚不时打量四周，目光总是被这些美女所吸引，厅内的匠心设计和那些奇珍异宝，在这些美女的艳丽光辉映照下，全都显得黯然失色，精致的银爵玉盘，更是微不足道了。

屏风后面的暗间里，传出轻柔的乐音，声音不大，但赢子楚听得出乐器众多，是个大编制的乐队，而且奏的正是秦国宫廷用餐时的膳乐。

赢子楚先是一惊，一介商人怎敢僭用宫乐，这是抄家灭门之罪，但再一想，这是赵国而不是秦国，他不禁哑然失笑。

乐声停止，室内一片沉静，众人的视线都转向屏风口，过了片刻，两名俊妾抬着一张雕镂精致、碧玉桌面的几案出来。

众人在失望之余，一阵哄笑声起，目光全都转到吕不韦身上，似乎都在问，这镶金嵌玉的沉香木几案，也许是价值不菲，但能算是你吕不韦最珍贵的宝藏？

据传说，吕不韦有一次为了和一个齐国盐商斗富，五尺高、完美无缺、价值百万的珊瑚树，都像敲糖人一样，三下两下敲得粉碎，脸上连一点惜意都没有，这张几案会有什么奥妙？

接着，又有两名艳妾小心翼翼地抬出一张古琴，其中一人用衣袖擦拭原已光洁如镜的案面，然后再轻巧地放好。

众人中赵太子精通音律，也最识货，他又是坐在西席首位，看得也最为清楚，他忍不住大声惊呼：

“焦尾琴！”



在场都是王孙公子，当然都听过这个名字，也都恍然大悟，焦尾琴的确称得上是无价之宝。

相传，焦尾琴为周文王所制，有一天，他在一棵枝叶参天的古老梧桐树下弹琴。招来凤鸟停在此梧桐树上，而百鸟朝凤，也都围绕着梧桐鸣唱。虽然这种景象不到半个时辰，但余音在文王耳中却缭绕三日不去。不幸，第二天这棵梧桐就遭到了雷击，文王命人选它的残干制成琴，而尾部还留有雷击的焦痕，所以名之为焦尾琴。

此琴在西周东迁时就已在战乱中失踪，想不到又在此处出现。

“的确，这件绝世珍宝当得吕先生宝藏之最了！”赵太子极口称赞，带头站起来到中央几案前，抚摸审视名琴。

其他人也跟着围上来观看，七嘴八舌品评赞赏并触摩。

只有赢子楚坐在席位上不动。

吕不韦稍露惊诧地看了赢子楚一眼。赢子楚装作没看见，仍是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情。

各位公子在赞叹声中回到自己的席位以后，吕不韦轻描淡写地问赢子楚说：

“难道此琴就不值公子一观吗？”

“我的看法是这琴还谈不上是吕先生珍藏之最。”赢子楚笑着说。

“公子的理由呢？”

“琴的功能在于它能发出美妙的乐音，不然只是一段死木头而已，依在下的判断，吕先生最宝贵的应该是能使此琴发挥极致的人！”赢子楚徐徐说道。

吕不韦先是一怔，随即仰首放声大笑。

“高明！高明！不愧是上国公子！”

一位丽人在两名俏妾的扶持下，走出屏风，室内仿佛又突然一亮，众人的眼睛也跟着发亮起来。

她身材颀长，体态丰盈，却有着一束只能盈握的细腰。她脸上未施一点脂粉，肤色在灯光下却比玉还光润白皙。除了挺鼻、殷红小嘴外，最奇特美妙的是两道长眉直插入鬓，未经描画，自然漆黑闪亮。

她丰满，却长着一副瓜子脸；她颀长，却步履轻盈得像猫一样。她神情严肃，但举手投足之间，却会勾起男人最基本的欲念。她发髻上只有一根玉簪，却比满头发饰更引人注目。

然后，她在几案前坐下来，先是挑捻几下，调整了一下琴弦，就只这几声，精通音律的赵太子就不自觉地惊叹了一声：“好！”

接着她不急不缓地弹奏起来。抑扬起伏，琴声铿锵，将整个客厅笼罩在美妙的



琴音中。

嬴子楚不懂音律，对音乐一向只是直觉欣赏。在秦国，王孙公子自小受的是军政教育，讲求的是如何治国齐天下以及穷研兵法，学习行军布阵，以备异日统兵作战。

秦国宗室没有特权，不立军功，就会在宗室簿上除籍，因此，音乐只是他们酒酣耳热助兴发泄的工具，连带乐工歌女和舞伎，莫不如此。听音乐的时候，他们耳中根本就没有音乐，更别说用音乐来调解心情了。

开始时，他看到燕世子喜正襟危坐，凝神而听，以及赵太子闭目击节，一副悠然神往的姿态，不禁有点好笑，但逐渐，玉姬那双在琴弦上轻挑慢捻或急促移动的手，吸引了他的注意。多白皙的手！柔软似若无骨，润滑晶莹，美得找不出一丝瑕疵，但抚在琴弦上时，却是那样有力，每一个琴音似乎都拨着他的心弦。

渐渐地，他不知不觉竟已沉醉在她的眼波之中。

虽然她灵活的眼睛似乎照亮室中每一个人，但他发觉到，大半的时间，她的目光是停留在他身上的。眼中带着妩媚，也含着几许的笑意。

她在注意他对琴音的反应，仿佛也发觉到他根本不懂音乐，她对他是另一种酒，他醉的是她本人，而不是琴声。

不错，她对他是种美酒，神奇的美酒，他看她弹琴，可以无所顾忌地直瞪着她看。此刻，他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男人，忘掉所有漂泊在别国的寂寞和苦闷，他是秦孝公的子孙，虽然不是嫡系，但他的血管里流有他的血液，秦孝公可以将秦国从一个边疆小国，变成天下舞台的主角，他为什么要一直为是庶出而自卑？

再怎么说他父亲安国君也是太子，秦国国君的位置，对他来说，并不是完全不可及的！酒能使人做平时不敢做的，想清醒时不敢想的，而美女是男人最醇最烈的酒。

时时注意着他的那双妩媚大眼，突然闪起异样光彩，他自己也发觉到，他一旦精神振奋，外表也一定变得不再畏缩颓唐，而使她刮目相看。

就在他胡乱遐思中，琴声戛然而止，众人都击案喝彩，只有他茫然未动。

吕不韦微笑着看着他，他才觉察到自己失态，随便鼓了几下掌。玉姬在此时开口说：

“秦公子也许对贱妾所奏靡靡之音听不入耳，现在我弹一段楚大夫屈原所作的《国殇》，这套曲和辞，据说在秦国很受欢迎，不知是否？”

玉姬人美，声音更美，莺啭似的声音听得嬴子楚失神，不知如何作答。

琴弹到此，琴弦忽断，歌唱完时，声也呜咽，玉姬忍不住以袖遮脸拭泪。



嬴子楚此时被感动得满脸泪痕而不自觉。

世子喜则在一旁用带点解围的口气说：

“按照赵国的风俗，歌者指名为某人献歌，受歌者理当给点彩头，公子却连掌都未鼓一下。”

嬴子楚哦了一声，摸遍浑身上下，实在没有一样珍贵物品，给钱未免太俗气，唐突了这样的美人，最后他摸到腰带上的那块玉珮，这是他父亲安国君送给他生母夏姬初夜定情之物。在他首次出外当质子时，夏姬将这块玉珮郑重地为他挂在腰带上，叮嘱着说：

“儿子，历代秦国出外当质子的，不是被杀，就是长年滞留在外，很少能安全回到国内定居，假若你在外遇到中意的女子，就用作聘礼好了。”

那年他只有十二岁，母亲言犹在耳，转眼间十多年过去，他却越来越不得意。

他茫然地取下那只玉珮向身后的侍妾示意，侍妾取来一只玉盘，盛着玉珮送给玉姬：

“这是秦公子赏的。”

玉姬来到他席前下跪，叩头道谢，嬴子楚连忙扶起，手触及到她的柔荑时，不禁全身都颤抖了一下。

其他公子也在一旁鼓掌哄笑凑趣，纷纷摸出珠宝要身旁侍妾拿到玉盘里。

玉姬一一叩谢，最后告辞入内。

接下去另有歌舞节目上场，吕不韦也一再劝酒，但歌者自歌，舞者自舞，嬴子楚全不知道场内在进行些什么。

他不时将双手轮流放在鼻前深深地闻着，因为手指还留下玉姬的余香。

三个月来，嬴子楚都处于失魂落魄状态。

他耳畔始终萦绕着那晚的琴声，有事无事都是如此。

他眼前不断出现玉姬那双白皙春笋般的手，日间、夜间、梦中、清醒，只要他闭上眼睛，那双手就会在他面前摇动，还有那对明媚的大眼。

尤其是那眼神所流露出的神情，怜惜中带着鼓励，这是多年来他从未见过的。

明白他处境的各国君臣，看他的眼神是敌意中含着轻视。当质所在国的民众，只要知道他的身份，再和善的人，也会立即在眼中喷火。

同为质子的各国公子王孙，表面虽对他奉承巴结，可眼神中总掩盖不了他们心中的仇恨和讥刺。

只有一双眼睛曾带着这种怜惜混合着鼓励的神情注视过他，但那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

那就是他的生母夏姬的眼睛，她在看他的时候，总是带着这种眼神。

但肯用这种神色看他的眼睛，他已有多年未见了，他也一直认为，今生不会有第二个人用这种眼神看他，却想不到它又出现了，而且是出现在一个绝世佳人的脸上。

他多希望这种眼神永远留在他身边，光耀着他，鼓励着他，他相信，在这股眼神的照射下，世界上没有他不能完成的事！

只是，他不知道她到底和吕不韦是什么关系。她只是一名歌伎，他却说她是他最珍贵的宝藏！

假若他厚起脸皮向他要，他能割爱吗？

显然，吕不韦邀他与宴，对他比其他任何质子都好，这表示对他有所求。

事后燕世子喜在这段时间里也造访过他几次，他们年龄相当，意气相投，很快就结为好友。

他告诉他，外面传说，吕不韦特意拉拢他，是为了想开辟秦国这块处女市场，因为秦国一切大规模产销都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上，只要打通国君这一关，将来不但有做不完的生意，而且还可以垄断。

但他也苦笑着告诉燕世子喜，他这个王孙，在国君祖父和太子父亲眼中都没有一点地位，不帮忙说话还好，说了只有误事。要是生母得宠，也许可以在后宫帮吕不韦介绍点珠宝玉石生意，现在连这都做不到，其他更不必说了。

吕不韦目前也许不清楚他的处境，不过日后总会知道，他能开口要他最珍贵的“宝藏”吗？他有什么可以作偿？商人讲究将本求利，他付不出这笔代价。

他叹口气站了起来，环视室内陈旧的家具，简陋的摆设，再看看挂在墙上穿了很多年的狐裘，有些地方都脱了毛。

同时他又提醒他，吕不韦想利用他，他何不将计就计，反过来利用吕不韦的财富和人际关系。

但吕不韦是好利用的吗？他时下连利用吕不韦的本钱都没有。也许吕不韦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三个多月没再找他。而他想去拜访，却又不敢。

他在室内来回踱着，一面摇头苦笑。不经意地看看窗外，才惊觉已是草木盛绿的暮春时节了。

“赵升！”他对着门外喊，想要他进来加茶。

赵升却同时叩门进来，跪着禀告：

“吕不韦先生求见。”

吕不韦盘膝坐在客厅，今天穿的是一件灰色夹衫，更显出他的飘逸潇洒。





嬴子楚走进客厅，吕不韦起身想行平民见贵族的跪拜之礼，却一把被嬴子楚拉住，最后行宾主之礼，吕不韦坐在上位。

赵升献茶后退出，两人寒暄后，一时找不出话说，沉默了很久。嬴子楚想问他今天的来意，也想顺便问候一下玉姬，却开不了口。最后吕不韦抚弄了一下他的三绺青须，毅然说道：

“刚才我进门的时候，看不到什么僮仆，这么大的宅第，是否嫌冷落了一点？”

嬴子楚苦笑不语。

“假若公子不嫌唐突的话，在下想开门见山直言。”吕不韦一面观察嬴子楚的脸色试探着说。

“先生尽管道明来意，直说无妨。”嬴子楚仍然苦笑。

“公子对在下也许了解不多，但在下对公子的处境却是打听得非常清楚。”

“啊！”嬴子楚虽早已料到，但听到他这样直言不讳，仍然激动得全身一震。

“这次造府拜访，一来是感谢上次贱辰能得到公子移玉亲临，再则是为公子感到不平，想助公子一臂之力。”

嬴子楚注视着吕不韦，在他眼神中也看到了那股怜惜，但不知为什么，玉姬眼神中的怜惜使他感到温馨，而出现在吕不韦眼中，却令他觉得是无比的侮辱。

他语气僵硬地问：

“一臂之力是什么意思？”

“光大公子之门。”吕不韦微笑着说。

“先生为什么不将这番心力用在光大自己的门楣上？”

“公子知道，商人绝不做没有利润的生意，光大公子之门，也就是光大在下之门。在下财富已足，就等着门楣了。”

“我原先还以为先生要的是巴蜀的盐、铁、铜、矿和秦国的兵器市场，”嬴子楚仍带讥讽地说，“想不到先生的雄心比这还大。”

“也许在下是越界了，”吕不韦又回复冷静地说，“但平时思富，富后思贵，是在下心情，也是人之常情。”

“这件事非同儿戏，我得考虑一下是否接受先生的好意。”嬴子楚心中虽然一万个愿意和感激，但只要接触到吕不韦的眼神，就自然而然起了反感。

“这样也好，”吕不韦起身告辞说，“此事虽然得郑重考虑，但也是事不宜迟。据在下日前得到的消息，秦王近来年老体弱，在病榻上时间居多，一旦……”底下的话吕不韦没有说下去。

不过，嬴子楚明白他要说什么，一旦迟缓，安国君顺理成章地继承大位。接下

来就是要册立太子，他人远在赵国，宫内又没有内援，当然没法和其他弟兄们争！

最使他感到震惊的是，这个消息吕不韦都已经知道了，而本国派驻赵国的使节却一点都未向他提起过，他一直以为祖父还健朗得很。

赢子楚心念急转，表面却装得不动声色，他告诉自己，和吕不韦这种老奸巨猾的商人打交道，他得步步为营，小心谨慎，否则就会落入他设好的圈套里。

吕不韦看他不说话，自作结论，语气坚决地说：

“这样好了，明天酉时在下派车来接公子，并不一定要谈今天的事，只是小酌一番而已。”

“明天……”赢子楚沉吟不语。

“哦，这也是玉姬贤妹的意思，自贱辰那晚分别以后，玉姬时常提到公子，今天在下到府拜访，临行她还一再交代，务必将公子请到。”

“玉姬？贤妹？我还认为称‘姬’应该是……”赢子楚虽然力作镇定，但突然发亮的眼睛和激动的语气早将他内心的狂喜泄漏无遗。

“玉姬是楚人，从小父母双亡，卖到寒舍，五岁习歌舞，今年也二十岁了，十五岁那年在下才发现她的琴艺，欣赏她的才华，也可怜她的身世，因此一直是以贤妹看待的。玉姬是她歌舞班的名字，她原姓屈，据推算，应该和大诗人屈原大夫有点家族关系。”

“难怪唱《国殇》唱得那样动人。”

他们一边说话，不知不觉已到大门口，吕不韦临上车还叮嘱了一句：

“明天酉时，考虑的时间够吗？”

“一天一夜的考虑时间我想是应该够了！”赢子楚喃喃地说。

“不要老是转来转去，转得人家心烦。”玉姬发着娇嗔。

她今晚穿着一套粉红色的家常便服，脸上仍然未施脂粉，在灯光下显得清丽无比。

晚宴设在一间密室里，吕不韦每逢有重大事情难决，就会独自在这间密室内长思，除了玉姬送茶饭外，其他童仆婢女并不知道有这间密室的存在。

“接秦公子的车，出发没有？”

“你问几次了？！妾身早告诉你申时末即已发车，你约的不是酉时接他吗？现在才刚到酉时。”

“哦！”吕不韦又陷入沉思。

“今天你怎么了？往日再大的事都不会这样浮躁？”

“这和往日不同，再大的买卖亏了，还有赚回来的时候，这次的机会一旦放掉，





就永远不会再出现。”

“你现在什么都有了，应该满足了。”玉姬叹口气说。

“大丈夫应建功立业，名留青史，赚点钱算什么！人一死，财散尽，就什么都没有了。”

“你们男人就是这样，好大喜功，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玉姬哀怨地说，“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去冒倾家荡产，甚至是杀身灭门的危险！”

“这是你们妇人所无法懂的，说了也无益。”吕不韦两手握拳重击席案，坚定地说，“这次机会我一定要把握，不惜牺牲我所有的一切！”

“包括妾身在内？”玉姬试探着问。

“你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吕不韦一时会不过意来。

“假若秦公子向你要我，你也肯给？”

“他怎么会？”

“不韦，不必骗我，昨天你告诉他以弱妹情分待我，你本身就有这个意思了。”玉姬不满地说。

“……”他不禁为之语塞。

“我是不想离开你的。虽然你比我老了许多，而秦公子比你年轻，我只喜欢你，你明白吗？”

“再说，这个月我的月事没来，医生说照脉象看是有了身孕，这是你的孩子，你舍得将我和你的孩子送给别人？”

“真的？”吕不韦高兴得站了起来，一把将玉姬紧紧抱在怀里，“有了我的孩子为何不早说？”

“女人的事，不想麻烦你，”玉姬紧靠在他怀里，脸上现出初为人母的骄傲，“现在不是告诉你了吗？”

玉姬在他胸前享受着温存，而吕不韦心中所想的却是另一件事。

“秦公子到！”声音从大门、院子，一层层由远而近，由轻微模糊变得越来越清晰，男声女声，像层层波浪逐渐传递过来。

“贤妹，你出去迎接公子进来。记住，贤妹，这就是今后我们之间的称呼。”他推着怀抱中的玉姬说。

“是，兄长。”玉姬摇了摇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琴声悠扬，香烟袅袅。

玉姬那双令他神荡的凝脂玉手，或快或慢地在琴弦上移动，挑动的每一根琴弦、跳出的每一个乐音，都会引起他心灵深处的共鸣，人间怎么会有这样美丽而神奇

的手？

偶尔，他将视线移转到烟雾围绕中的她的秀脸时，他总会有种迷幻的感觉，他眼前坐的是人还是神仙？

她聚精会神地抚琴，偶尔也会有意无意地看他一眼，每逢目光相触，他全身都会一震，似乎遭到电击，而且是屡试不爽。

美酒、佳人，再加仙乐般的琴艺，这种仙境只应天上才有！

刚才，吕不韦和他推心置腹地畅谈秦国内部政情：秦王年迈体弱，性情逐渐变得乖张，积极向外侵略，是他不服老的象征，也是因他想在临死前看到更广大的秦国疆域。目前秦赵两国百万大军在长期对峙，迟早会突发战争。

他们讨论的结果，得出一个概要的行动计划：

第一步，赢子楚先在赵国造成声势，在吕不韦及燕太子的协助下，广结赵国政要及各国质子使节，树立他在赵国及秦国举足轻重的形象。然后再多纳门客，周贫济危，让这些江湖清客将赢子楚的贤名，由民间自然而然地传到秦王和安国君的耳中去。

第二步，由吕不韦买通华阳夫人的左右，设法见到华阳夫人，动之以情，使她能求安国君立赢子楚为嫡嗣，能够立为嫡嗣，则奠定未来当太子的大势。另外以财货及恐吓双管齐下的方式，说动阳泉君在秦王夫妇面前说赢子楚的好话，因为太子立嗣，还得求得父王的核定同意。

第三步也是目前最紧急的一步——有鉴于秦赵两国的紧张形势，狡兔三窟，赢子楚不能不有应变的准备。虽然因为他要发动交际攻势，必须留在邯郸，但同时也要在邻近乡间营造一处紧急避难所，一旦秦赵发生战争，赵国想杀质子时，可以到那里隐匿。

一番深谈后，赢子楚对吕不韦可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设想周到，处处进逼，却步步都留有退路。他侃侃而论的时候，不像一个卑躬屈膝、唯利是图的商人，却像一个气吞山岳的天下主宰者。

假若他能就秦王之位，吕不韦将是他的贤相能将，辅助他称霸天下，达到他维护天下和平的愿望。

不过现在，这些定国立君、治国齐天下的事，对他似乎那样缥缈遥远，微不足道，他眼中只有那一双让人心跳的手，以及偶尔相遇使他醉上加醉的妩媚眼波。

他忘掉了王孙应有的矜持，不知哪来的勇气，他站起来，蹒跚地走到吕不韦席位前，他举杯干了说：

“吕先生，这杯敬你！”

